

“我通过年轻人呼吸到新鲜空气”

——访钱谷融先生

□本报记者 刘秀娟

得知98岁的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来京参加第九次作代会,29日一早,我们按约定好的时间到钱先生住处采访,没想到老人已经收拾停当,在学生杨扬的陪同下专门等候。师生二人都是本次作代会的代表,28日乘高铁一同来京。

钱先生兴致很高,到京的当晚,就参加了学生格非组织的师生欢聚,不同时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同学,已经慢慢衍生出一个精神上、学术上的大家庭。这是另一种血缘。作为“家长”,钱先生从来不厌其烦,乐于接受大家的探访、邀请,哪怕学生带陌生朋友来,钱先生一律欢迎,绝少拒客。“有人来看我,我很高兴,不会觉得累。现在高铁6个小时就到了,比以前快多了。”钱先生感觉到我们打扰的歉意,反倒宽慰我们,热情招呼拍照的年轻记者就座,怕她受累。

早年丰腴的脸颊渐显清瘦,但那顶标志性的八角帽,澄澈开怀的笑容,恬淡从容的言谈,一如往昔,让人在匆匆的时光中感觉到安慰、安稳。

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

得知自己是本届作代会上到会代表中年龄最大的,钱先生笑着说:“马识途比我大,可惜这次他没来。”

从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代会算起,这已经是钱谷融先生第六次参加作代会了。毕竟上了年岁,最后一次出国的时间、近期来北京的时间,钱先生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缺席了第八次作代会,因为腰痛行动不便。谈到对历次作代会的感受,钱先生说首先是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

钱先生很愿意外出,感受一下生活的变化。大多时候,他是通过读书看报看电视来了解外界。“看上海的报刊比较多,毕竟是身边的事嘛;电视主要看戏曲频道。”看到桌上有刚刚送到的《文艺报》,我问钱先生中国作协为会员订阅的《文艺报》能否如期送到家里,没想到,钱先生对《文艺报》还存在一份特殊的感念。“1979年作代会前,是《文艺报》先叫我来北京参加一个会,算是首先给我恢复了名誉。”钱先生多次对人提起此事。曾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学者刘锡诚告诉记者,钱先生所说,是1979年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在向阳招待所(今崇文门饭店)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

座谈会”,钱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这年年底,第三次作代会召开,钱先生第一次当选为代表,印象尤其深刻,对他来说,那是让他周身松快,感觉到春天来临的大大会。

虽然舟车劳顿,但钱先生非常乐于参会,“在这里见到好多老朋友,认识新的朋友,很高兴。”

钱先生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作代会上年轻的面孔,到家里来的年轻人,都让钱先生感觉到一种美好的鲜活的气息,“通过这些年轻人,我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这些年轻人带来的新鲜消息,谈论的新鲜话题,是书报之外钱先生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参加作代会,对他来说就是与年轻人的相会,“和年轻人在一起很开心”。钱先生也为现在的作家和研究者能有这样好的创作环境而高兴。

淡泊名利,随遇而安

从1951年住到长风湖边的华师大教师公寓到现在,整整65年,大半个世纪,钱家惟一的“乔迁”是从一村搬到了二村。每天,老人家都会按惯例到长风湖边散步,闲坐,看湖水,以前经常在湖边碰到老友,随时可以“杀”上一盘,现在,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但钱先生看着伴随着自己大半生的湖水也就满足了,这泓湖水是最知他的老友。

“因为军阀混战,从小开始逃难,直到老年,算是过上了好日子。”钱先生似乎对一切都抱着一份满足之心,可谓淡泊名利,无所欲求。当年,50多岁的钱先生依旧是讲师,虽然有了学术声望,却没有带研究生的资格,很长时间里是和许杰先生共同带学生。对于做了38年的讲师,钱先生毫不在意。“来北京开会,人家介绍说这是钱谷融教授,我赶紧纠正,是讲师。我一贯随遇而安,不想太多功名利禄的事。”

虽然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钱先生一直对魏晋风度向往不已,认为那是一种把文化融到身体里、浸透到修养中的状态,他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过于粗鄙、市侩气。说到自己的研究,他说“全凭兴趣”。这并非全是谦虚,我们现在做学问,恰恰缺少了“兴趣”这一内在动力,实用性、目的性太强。钱先生的这份闲适、闲适,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宝贵的安静、淡泊。



文不诚不动人

早在1979年,钱先生就写过一篇《希望看到更多的力作》的文章,直到今天,“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依旧是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共同期盼。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钱先生说,一定要“说自己想说的话,文章是由衷而发,文不诚不动人,一定要‘诚’。不要为了哗众取宠,要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事后才不会懊悔。”

虽然精通中西文化,但钱先生一直视中国文化为精神的根基。一本《世说新语》,钱先生从年轻时读到现在,对传统戏曲也钟爱有加,不去戏院了,就在家看戏曲频道。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太深厚,是我们每个人割不断的精神根脉。“从小潜移默化,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但同时要不断吸收新的东西。”他感觉,我们现在重新重视传统文化是一个好的方向,“年轻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采访结束,老人家坚持拄杖送我们到门口,一再握手、感谢,满怀对每一个来访者的珍重。

在每一次作代会上,少数民族代表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从雪山、草原、森林、海边,从遥远的边疆赶来,参加五年一度的作家的盛会、朋友的聚会,他们的心情如过节一般激动与兴奋,同时更怀揣着深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雪拥冬梅好兆头,紫云冉冉瑞神州;群星闪烁银河灿,文坛艺苑数风流。古稀之年鬓已霜,繁荣文艺号角响;为圆中华复兴梦,浓墨新题正忙。”这是来自歌海之乡——广西仫佬族作家潘琦专门创作的两首山歌,以表达自己参加九代会的心情。实际上,这位作家已经是第五次参加文代会和作代会了。潘琦此次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尽管身份与过去不同,但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代表,他的兴奋之情丝毫不减,最近出版的描写多彩广西的散文集《故乡流淌这样一条河》,正是他向作代会献上的一份礼物。他说,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背景下召开的,对于总结过去的成绩、总结实践经验,规划今后五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文艺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仫佬族作家,他将退休不退业、离职不离岗,不忘初心、笔耕不辍。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作家艾尼瓦尔·吾守尔听到自己被推选为代表,激动得彻夜难眠。他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母亲流着泪说道:“若你父亲在世,听到你获得这般荣誉该有多高兴!”第二天清晨,他去了父亲的坟前,告诉了父亲这个消息。出生在和田的艾尼瓦尔·吾守尔在大学二年级时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此后多次获得文学奖项。他说,在他28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受到来自各级作家协会的支持和帮助,“若我能算一名有些成就的作家和评论家,那这些荣誉都应归功于培养我的党和政府,归功于提供宽裕的创作环境的时代和滋养我作品的人民。”尤其是中国作协近年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实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和出版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作为一名用母语创作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艾尼瓦尔·吾守尔切实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温暖,更深深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来自西藏的藏族作家尼玛潘多清晰地记得拿到参会通知时的心情,“既兴奋又备受鼓舞”。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作代会,对会议充满了期待与希望。能以当选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让她深受鼓舞:“‘当选’二字,让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感,凝聚着西藏文友们的肯定、期望和希望,使我备感温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希望成为我文学创作路上的又一个新起点。少数民族作家有责任有义务,以笔墨真实描绘各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将努力创作,为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尽绵薄之力。”

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诗人白涛虽不是第一次参加作代会,但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他思考的是“时代风华化为诗”的命题。白涛认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诗人,关键是诗人本身不能准确感知和折射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处剧烈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目光应该关注现实,用心体味生活之变,在更高的文化层面思考。展现给读者的,应该是我们的身心心血,我们的一脉真情。诗当然是心灵的自然流露,但如何将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融会到我们的思考与创作之中,发出独特的声音,是每个诗人应该努力的方向。即便很难达到振聋发聩,也能启迪心灵”。面对当今的时事风云变幻,无论使用哪个语种创作,一个民族诗人只要把自己的民族装在内心,表达真实的情感,就有可能做自己族群的代言人。

来自云南的哈尼族作家哥布是第三次参加作代会,他曾参加过第五次作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再次踏上参加作代会的旅程,只想高举双臂大声呼喊:我又回家了!他说,在作代会这个大家庭里,总是感到舒心和温暖。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七次作代会上作家铁凝与全体少数民族作家的一次聚会,大家在一起聊天、合影、嘘寒问暖,回忆起来甚是温暖。哥布始终关注着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最显的文化,承载了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光荣与悲苦,在他看来,关心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是关心他们的灵魂。近年来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创办了五个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并送到了寺庙、牧场、山村,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母语创作,所以他发自内心地说:“中国作协是少数民族作家的贴心人。”

作为一名以蒙文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格日勒图觉得参加作代会是对他今后继续创作的一种鼓励。他期待在会上学习新的文艺方针、政策精神,听取作家们的心声,增强自己的写作热情与信心。他同样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作协近年来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重视与扶持,比如民译汉和汉译民工、鲁院的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等多项措施,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更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而内蒙古自治区大力推进的“草原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和“蒙古语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工程”,更是进一步激发了草原文学的生命力,让他感受到蒙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

壮族作家严风华说,参加作代会的心情就像参加壮族“歌坡节”,满心欢喜。“歌坡节”是农历三月三壮族的节日,无论男女老少,皆以盛装打扮,满坡满岭,以歌对答。他说:“两者如此相似,作为写作者,时刻都要像歌坡的歌手一样做各种准备,才能出口成章、对答如流。而这样的积累是源于日常的生活与劳动。写作者与歌手,都要在劳动中积累常识与智慧。只有这样,才不会忘志。”

来自延边的朝鲜族作家郑风淑言谈间无不为自己的民族深感骄傲,对朝鲜族作家近年来的创作成绩更是如数家珍。“国运昌盛,则文化繁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给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家群体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深根植于延边朝鲜族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彰显朝鲜族的文化特色和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来自宁夏的回族诗人马占祥是第一次参加作代会,他说,作为一名基层的少数民族作者,心中波澜起伏,对这次会议的收获充满着期待。他说,多年来他诗歌的写作视野始终聚焦于自己生活的黄土高原,此次走出来再往回看,更觉得需要努力用诗歌反哺自己生活的时代,展现民族地区的精神风貌。他期待自己能挖掘出更深更广的写作素材,以更好的诗歌作品为成长的故乡作证、为生活的时代作证。“盛世立言立德,我要以这次会议给自己的激励作为创作的动力,写得更好,写得更真”。

文学让她们遇到更好的自己

——九代会女作家代表访谈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很高兴能在会上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欢聚一堂,聊聊文学和人生,既欢乐开怀,也百感丛生。说起来,魏微这代“70后”作家出道已经20年了,写到现在,许多想法和观点也有变化。可能年轻时从事写作是因为热爱,如今20年过去,除了热爱,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心。年龄把这一代作家推到了现在的阶段,顺势也使她们视野开阔,心胸开朗,能看到从前看不到的东西,对人生、社会、时代的思考也比从前更复杂、更微妙。这种改变并不单是年龄和阅历推动的,更大的推动可能是来自写作,来自20年来持续不断的阅读和思考,在魏微看来,是这些改变了她们,使她们成为更丰富的人,因此,才有可能写就丰富的文字。

黄咏梅是第一次参加作代会,见到的却都是老朋友。在她看来,许多人认为女性写作就意味着私人化、欲望化、儿女情长、家长里短、逃避宏大叙事,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她从不认为女性就该写关于女性的一切,这只是一个写作角度。她的写作口味很驳杂,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人性问题,都会在小说里有所表现。近几年她尤其关注现代人在当下生活的精神困境。那些看似重复、经验、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作家笔下那些浓密的日常生活场景中,都显现着其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而文化是历史的另一种存在,这些历史与当下的生活一直发生联系,并通过作家的主体感受和表达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时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不断回首来路,试图建构自己的文化前史和精神前史。这些应答之声,是女作家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上,书写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命题。

王小王是编辑中的写作者,也可以说是作室里的编辑,她觉得,对文学的重视,就是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尊重,能参加九代会她备感荣幸,也做好了学习和提

升自我的准备。她本人的工作和生活几乎完全笼罩在文学当中,爱好是文学,休闲是文学,友谊来自文学,梦想与荣耀也源自文学。说起来,这样的日子似乎很单调,但实际上,她明白这样的生命何其丰富。在阅读和编辑过程中,千千万万的生命世界在眼前展开,有整个中国,也有整个世界;文学让她看到人类之初,看到历史变迁。创作的过程更像是又一次重生。虚构如此强大,它不仅以它的方式表现真实,甚至是真实的N次方。在每一次虚构中,她都仿佛重新活过一次,找到了多重宇宙间的秘密通道,而笔下的每个人物,也都是生命的复数。王小王说,我一边过我的生活,一边过他们的日子,一边用自己的大脑思索,一边用他们的心灵感悟,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过程。每每想及我与文学竟有这样的缘分,我都感动不已,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这最美丽的生命赠予,尽心做好编辑,尽力写好作品。

周晓枫的散文像她的人一样聪明灵透,如果你听她讲那些可以连载的梦境,就会觉得她真是一个天生为写作而生的人。我请她谈文学时她正在跟朋友聚会的路上,然后,发来了这样一段文字:“写作,并不能使我们驾驭万物,我们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无法统一世界。唯有诚实运笔,表现自身的混沌,我们才能把脆弱转换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温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毁之力。文学的教育和引导功能是什么?无畏孤独,信任奇迹,满怀好奇心去认识世界和自己,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强光里造成瞬盲。文学的好,是我们学习领略万物之妙,是更宽广地拓展自己,所谓‘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文学带给她的自信,是一个写作者通过漫长的努力,获得直面的勇气、敞开的态度、受挫的准备与学习的耐心。

在梦想与真情中写下去

——九代会青年作家代表访谈 □本报记者 行超

站联络机制、吸收优秀网络文学作家会等方,掌握和了解了当前网络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市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浙江省网络作协于2014年初成立,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协,天蚕土豆担任副主席。谈及此,天蚕土豆感触尤深,他说自己“始终都记得当初浙江省作协的两位书记冒着大雨登门拜访,与我们探讨如何成立网络作协的一幕,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网络文学的发展时期要到来了。”在此次作代会的参会代表中,网络文学作家的数量创了新高,由此可见中国作协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与重视。天蚕土豆说:“与关注同行的是责任,所以我们也会将这份责任传递到作品之中,履行我们身为作家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过,作品要有正能量、感染力,这一点对我们网络作家尤其重要,而放眼网络文学,凡是好的作品,不管类

型,大多都有着相同的特性,那就是主要人物的三观要正,如同我所创作的小说中,守护是最常见的元素,守护家庭,守护种族,为了所爱之人去拼搏,不管经历多少失败,那种正能量的东西最能够打动人心。”他认为,网络文学具有蓬勃的朝气,还需要长远的发展,所以希望能够在大会中学到更多的创作精神,以期未来能够少走弯路,让更多人知晓与认可网络文学。

1987年出生的北京作家霍艳,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作代会了。少年成名的她,在许多场合都曾被贴上“最年轻”的标签。面对这样的情形,她坦言:“年纪成为我在历次作代会、青创会上的标签,大家对我的认识,并不来源于我的作品,而是因着年龄的缘故。年龄作为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年轻并不能成为惰性和平庸的借口。相反,这应该使得我们有更多努力的动力。”五年前,作为学生的霍艳是纯粹的作家身份,五年间,她除了

坚持小说创作之外,还广泛涉足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领域。身份的转换,让她对不同的文学门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她认为,这些文学类别之间不该存在高下之分,而只有好与不好。“本次作代会上,有我的师长、研究对象、评论者、伙伴,会是一个难得交流的机会,在文学的道路上需要一些同行者才不会孤单。但我依然带了一本书,希望享受静静的阅读时光。”

同样是1987年出生的报告文学作家李琭璐,近年来因作品《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采访》《中国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受到关注。她说:“参加第九次作代会,我倍感荣幸。身为青年作家代表,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使命。报告文学作家是讲中国故事最多、也最善于讲中国故事的一个群体。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故事,蕴意深邃、震撼心灵的现实故事一直在上演。我们所欠缺的,是发现故事、讲好故事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青年作家责无旁贷,并且大有可为。”在写作中,李琭璐坚持深入而广泛地搜集一手资料。在写作有关留守老人和教育问题的作品时,她不仅翻阅资料,更是密集采访,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正是在

这样的切身体验中,年轻的她对于生活现实的观察一步步深入,对于写作的本质和初心也有了更深的思考。她认为,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荣光。讲述中国故事,并非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应该用文学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情感经验,捕捉新时期集体记忆,参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陕西作家杨则纬五年前曾作为鲁院高研班学员列席了作代会,当时的她“见到自己一直仰慕的作家,倍感激动,备受鼓舞,听到很多大师的发言,一直受益匪浅”。五年来,杨则纬的写作越来越踏实,此次参会,她期待自己能够学习中央对于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新精神、聆听前辈作家对于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新经验。对于写作,她认为自己“可能过于执著,反而变得不自信,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但正是这些年来自家人的关心,读者的关爱,还有各位前辈作家和评论家,对于一个写作青年的鼓励,让我充满勇气,好好创作。”作为陕西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杨则纬表示自己“惟有感谢命运给我这颗对生活热爱的心,感恩祖国和时代给我的美好生活,让我可以时刻处于梦想和真情中一直写下去。”

光
荣
与
使
命
感
同
在
——九代会少数民族代表感言
□本报记者 明江